

## 小小的菜园里面挖啊挖啊挖

刘诚龙

老姐回家,发了视频到家庭群,一声惊叹:看咯看咯,九十来岁的老娘又在挖土。视频里的老娘,旁边放着一根拐杖,佝偻弯腰,正在银锄起落。

老娘一再保证了的,不再挖土了的,又是假话连篇。老娘说过蛮多次假话,说是鸡都不想喂了,土更挖不动了,走路都拐杖了,锄头抡不起了。我蛮信以为真,到得城里,夜里睡得如猪。不想,背了个面,老娘又在锄瓜日当午,汗滴瓜下土。

道理跟老娘讲清楚了:老娘劳动半天,满打满算,从地里刨出五十元,说不定摔一跤,从我们袋子里挖空五千元。老娘这些事情,没少干,原来跟我在城里住,说不想跟我吃闲饭,待我们不在家,偷偷去捡破烂,不过赚两块钱,一块刀片割了腕,害得我们花了两千;还有一次是,老娘在家喂鸡,脚踩在鸡屎上,摔了一跤大的,硬生生让我和老弟花了两万,更让我天天往医院跑,姐妹要来陪护,搞得神龛不安。

老家这时节正是要挖土,马铃薯要收割,红薯种要插秧,茄子辣椒要打垄,丝瓜南瓜正其时,想必老娘那锄头在手里跳荡了。姐和妹嫁得不是蛮远,种菜锄禾时候,来得勤。只是她们自家一堆事忙不完,让她们来给老娘挖土,我心有感焉。

花季雨季,湘地花季之后,是连绵不断的雨季,那雨下得通宵达旦,下得夜以继日。乡亲没双休日,晴天是乡亲的工作日,雨天是乡亲的节假日。老天下雨,老娘放假。雨水雨水,雨是水,雨也是泪,老天泪汪汪悯农。

太阳出来啰喂,喜洋洋欧喂。雨日连天,间或,也会晴上一天。这天

正是晴,好心情来了,坐到电脑旁去,乱敲一些文字,乡亲地平线上种地,我等电脑屏上种字。没多久干完,隐隐的,听得菜园里,嚓,砰,喊,感觉到,那是锄头与土擦碰。

跑下楼去,猜对了,老娘又在挖土了。锄头是7字形,老娘身姿弯成7字形,各自倒了头,合成了一个斜四边形的剪影。跑了过去,起意把老娘的锄头夺过来,老娘身子把我往外拱开,力气还不少;回去,回去,只挖这几锄了。

我做懒汉是在村里出了名的,回溯几年,老娘在劳动,我会假模假样去与老娘争抢劳动,老娘嚷一句:你晓得做个鬼,莫把辣椒苗锄坏了。我便讨了好,卖了乖,道德大解放,由着老娘挖土种地,我去逛乡,沿着附近三庄六院打溜耍去了。

老娘这大年纪了,这不是耍的。这回,我是认真的,我得来抢工,也算抢功吧,想起来,地头长出来的茄子辣椒,红薯芋头,其功在我,吃起来,筷子都可以伸得远些,拣起菜来可以拣得多些。老娘松了手,把锄头递了我。亚叽甲噶(感叹词),锄头还蛮重啊,明朝才子张岱,对锄头曾有感慨:“忠臣耶怕痛,锄头耶怕重。”做忠臣是要割脑壳的,当然怕痛,锄头呢,看上去四两,拿起来千钧,抡上高空,力气小了,土翻不过来,种子种不下去。

老家有个成语“田做土捉”,大概意思是,金子当了铁,珍珠当了土。挖土才晓得,土比田更费力,更要精细。院子里的这几块土,原来是水田,水田那土,紧板板不如铁板,也如地板。雨水把土粘成了糯米团,一锄下去,要么挖不进土,要么挖出半簸箕一大块,使

着锄头用杠杆原理,把土翻过来,还是一整块。土若是干的,翻锄敲去,那土分崩离析。这些雨水粘糊了的土,翻锄一敲,还是一块,得锄三五次,才碎成几块小坨坨。

我挖的是洋芋土,洋芋稀稀疏疏。老娘原来种地是一把好手,现在也是不行了,挖了课桌面积的土,才出一菀洋芋。一菀洋芋,芋哥哥,芋弟弟,芋姐姐,芋妹妹,一串一串,还不小,大的有拳头般大,小的核桃般小。堂客在楼上瞎指挥:大的小的,都要啊,大的切洋芋丝,炒着吃,小的连锅蒸,剥着吃。想要堂客下来捡洋芋,堂客不来。她对我喊:你专心致志挖土壤,我一心一意给你洗衣服。

挖了乒乓球桌大的土,已是满头大汗,汗水汨汨下,流进眼睛,还蛮苦涩涩眼珠子。老娘在旁边喊:莫挖了莫挖了,还没得红薯秧。挖得干么子?还不晓得种么子。我猜,这又是老娘在说假话,她叫我不挖了,过天我回城了,她来挖。我要把土挖完,让老娘无土可挖。

我就在小小的菜园里面挖啊挖啊挖,一天挖一居室面积,挖了好几天,竟也挖了几居室。不知老娘会种么子,不外乎红薯、玉米、茄子、辣椒。我这土挖下去,过些日子,蔬菜长出来,想想,也是功劳大大的。了却君王天下事,没那个本事,了却老娘种菜事,本事也不足,我能建功业的,也就是出一身臭汗,挖一片小土。

出汗是真好,“汗出微微,一经气通,津液四达,营卫之行,必令濡濡然,如此则邪气随汗而解。”出了一身小汗,稍事休息,再去淋个温水澡,通体舒泰,莫之能比。

小  
蚁  
雄  
兵

春风送暖,吹醒了很多小生灵。墙角边、台阶上,哪里都能撞见形单影只的蚂蚁,孤零零地爬来爬去,像是在四处探寻今年的春天会有哪些不同的风景。我屋门口的青条石缝隙里,就住着好几窝蚂蚁。我有空时,总爱蹲在地上逗弄这些小小的活物。要么从屋里找几粒米饭,要么捡来菜叶,轻轻放到某一只路过的蚂蚁面前。它总会立刻停下脚步,用细细的触角反复触碰眼前的食物,六只细小的脚围着食物来回爬动,小脑袋还一颠一颠的,仿佛在认真计算这处“宝藏”的大小,琢磨着要喊上多少“兄弟”,才能把这份收获稳稳地运回巢穴。

打量“宝藏”片刻后,蚂蚁便匆匆掉头,一路小跑着赶回蚁巢报信。不多时,就能看见一队蚂蚁整齐地从蚁巢出发,排着蜿蜒的长队,循着同伴留下的气息,精准地朝着食物的方向进发。队伍虽小,却整整齐齐,颇有秩序。赶到食物旁后,它们便齐心协力开始搬运。有的抬前,有的拖尾,哪怕食物比自身大好几倍,也依旧拧成一股劲,一步步往巢穴挪动。浩浩荡荡的蚂蚁运输队,在我眼里格外壮观,看着这些小虫子团结一心的模样,心里满是新奇与赞叹。

有时我调皮起来,会趁着第一只蚂蚁回去报信,悄悄把米粒或菜叶挪到旁边不远处。等大队蚂蚁赶来,发现食物不见了,瞬间就乱了阵脚,围着原地慌乱打转。虽然它们的小触角不停地晃动,满是焦急,却从不见互相抱怨、彼此指责。很快,蚁群里的一部分蚂蚁便朝着四面八方散开,扩大搜索范围,耐心又执着。没过多久,总会有只幸运的蚂蚁发现被挪走的食物,立刻用触角传递信号。原本散乱队伍,转眼又恢复整齐,齐刷刷地朝着新位置进发,最终稳稳地把食物抬回了巢穴。

如果运气好,我还能撞见更震撼的场面——两窝蚂蚁打架。那场面远看像一块深色污迹,凑近了瞧,才发现是千军万马厮杀的战场。成千上万的蚂蚁扭打在一起,互相撕咬,互不相让。倘若蚂蚁能发出怒吼,我相信此刻定然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喊杀声。有的蚂蚁一对一僵持缠斗,有的则是二打一围攻堵截,哪怕是落单的那只,也绝不会转身逃跑,依旧拼尽全力抵抗。

我蹲在地上静静看着,小小的心里满是震撼。虽然我不知它们为何而战,但却能感受到它们骨子里的勇气:为了守护家园,为了族群的存续,哪怕身躯再渺小,也会拼尽全力。这是让我至今难忘的一幕。

可如今的孩子,又有多少时间能俯下身,静静去寻觅这样的快乐呢?

小  
满  
之  
「  
满  
」鞠  
志  
杰

古时,在二十四节气中,小满的存在感似乎一直不算突出。立春日,帝王会携文武百官搭设祭台祈祷拜迎,场面隆重。而到冬至日,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,都如过大年般烹美食饮美酒热烈庆祝,不少节气的受重视程度似乎都在小满之上。

时至今日,小满在寻常百姓中的关注度或许依旧不高,却常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偏爱。究其原因,不外乎两点。一是这个节气本身带有哲学意味,“小满未满,小得盈满”,告诉人们要遵守天时,懂得满足,不要贪心。二是小满的“哲学属性”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的切入点,无论是抒发人生感怀,还是阐释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的道理,都能找到恰当的依托。

可人们都去写,写的方式和内容又大同小异,难免让人觉得腻味。这种“追逐”实际上恰恰是“过满”,是对文字的一种贪婪。为文之道,当“写别人未曾写,道别人未曾道”,写作不要凑热闹,大家都写“满”的东西,还是绕开为好。

桑葚初生时,粒小如豆,色泽青绿。立夏前后,光照频繁,雨水增多,桑葚的果皮被汁液撑得鼓胀的,开始上演草木界最精彩的色彩传奇。正所谓“翠珠三变画难描,累累珠满苞”,由春入夏,桑葚由青绿到粉红,再到深红,最后变成透亮的紫黑色,在季节的流转中完成了华丽的转身。

桑葚味甘性寒,有滋阴强肾、明目乌发的功效。村里人喜用桑葚泡酒。成熟后的桑葚形似鱼卵,黑里透红,饱满多汁。“殷红莫问何因染,桑果铺成满地诗。”桑葚果期很短,一阵风过,桑葚跌到地上,染红泥土。

桑葚甜中带酸,美味多汁,是旧时乡下孩童们用以解馋的时令水果。放学后,孩童们扔下书包,嗖嗖几下爬上树去,摘下桑葚就迫不及待送入口中,香甜的汁液在口腔里爆

繁  
实  
离  
离  
桑  
甚  
紫王  
同  
举

开,清凉的感觉在唇齿间蔓延。女孩们就在树底下昂着头候着。男孩们摘下一把桑葚抛到女孩们手上,点点红斑在掌心嫣然绽放。女孩们就把殷红的汁液涂抹在指甲上,睡觉时还不舍得洗去。

桑葚不仅仅是舌尖上的回味,还攀上了风雅,入了古诗词。晋代傅玄赞美桑葚香甜多汁:“繁实离离,含甘吐液。”清代洪亮吉写下了孩童们摘食桑葚的身影:“杏子乍青桑甚紫,家家树上有黄童。”《诗经》中的桑葚更为神奇:“翩翩于鸚,集于泮林,食我桑黹,怀我好音。”猫头鹰吃了甜美的桑葚,原本哑嘶嘶的鸣叫声也变得动听起来。

随着养蚕业的转型,房前屋后遍植桑树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。如今,在乡村旅游热的推动下,很多地方建起了桑果采摘园,采摘桑葚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的户外活动。

启  
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